

杨镰/著

守望绿洲

夕阳斜照在喀拉墩高达十余米的城墙上。古城东侧有两个高于城墙数倍的红柳沙包。流沙已经把一切淹没了，仅有残椽断柱时露峥嵘。



守望绿洲

杨 镰 著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慕士塔格文丛 守望绿洲 杨镰◎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绿洲 / 杨镰著.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1.6

(慕士塔格文丛)

ISBN 978-7-5371-9820-2

I. ①守… II. ①杨… III. ①科学考察—新疆 IV. ①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4786 号

出版人 徐江
责任编辑 骆娟
装帧设计 吾荣娜
图片提供 杨镰

出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邮政编码 830012
电话 0991-7833922(编辑部)
网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话 0991-7833932 7833911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钟麟 13201203567
印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开本 880×1230 1/16
印张 15.75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1-9820-2
定价 39.80 元

CHISO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同印厂退换。



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西域文化专家、探险家，多年从事新疆人文地理研究。

出版絮语



众所周知,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已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疆同各国的合作、交流日趋密切,有关新疆旅游、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西域文化及科学研究、民族医药等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出版物,以其鲜明的主旋律、浓郁的新疆特色、丰厚的文化内涵,展示新疆独特的地域风情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疆本身就是一个出版资源的宝库,新疆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都为新疆出版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题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图书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的情况下,新疆本土资源图书也面临着更加优质和更大地满足个性化的需求,需要更多高品位、高质量、多姿多彩的优秀图书产品。在此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巧妙地挖掘新疆文化的深度,将各种资源进行融合和浓缩,从而推出在深厚的文化内涵下,理性思考与感性叙述交融的介绍新疆的图书。

目前,在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各个国家发展格

局趋向于同质化，仍然保留着多样性民族文化形态的新疆已经是世界人民向往的人文胜地。为此，我们将策划出版的这套人文地理图书定名为《慕士塔格文丛》。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雄踞于帕米尔高原的东端，蕴藏着丰厚的人文内涵，是新疆最为神奇和壮阔的一道景观。以“慕士塔格”为丛书名，就是希望立足于“揭秘新疆地域，呈现多元文化，展示丰厚人文”的图书理念，将新疆丰厚多彩的人文地理内容推介给更多的人。

《慕士塔格文丛》的作者目前在国内外都较有影响，先后出版过大量以新疆题材为主的著作。本套丛书收入的作品，都是作者潜心数年时间，深入新疆各地走访，参考了大量文史资料写成，力求对新疆地域和人文进行较为全面、准确、通俗的介绍。我们真诚希望，通过《慕士塔格文丛》的介绍，引领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

编者

二〇一一年六月

探险新疆一世纪

(代序)

1894年春天,沙枣花刚开放,一个瑞典青年来到了喀什噶尔。从此,他的一生与中国新疆再也不可分离。他,就是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那时,喀什噶尔是中国的“西窗”,是外人进出新疆的落脚点。赫定很快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侨民中的新面孔。赫定到来时,喀什噶尔的外国人社交界正为一件事困扰,那就是怎样才能探悉探险家杜特雷伊的下落。

杜特雷伊是法国人,几年前与助手格伦纳特来到新疆。不到一年前,杜特雷伊离开最后一个驻地——塔里木东端的且末,进入了昆仑山。从此,消息全无。1894年开春,一些关于杜特雷伊的传闻不胫而走,并且以最快速度反馈到喀什噶尔,人们认定,他与他那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在昆仑山中遇难了。那时正处在19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过程,关于如何救援这支法国探险队成为热门话题。

赫定决定不按照原计划返回俄领中亚的奥什市,他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第一支驼队,要去找寻并救助失踪的法国探险队。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没有了杜特雷伊本人的杜特雷伊探险队意外浮出海面,回到了喀什噶尔。格伦纳特证实,杜特雷伊已经在“三江源”区域遇难,他们仅以身免。探险队不再需要救援了,斯文·赫定并没有解散刚刚集结起来的驼队,并于1895年2月17日,他30岁生日前两天,离开喀什噶尔,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以自己的探险考察,为20



世纪新疆探险史拉开了序幕。

一开始,赫定探险队全军覆没,他本人幸免陈尸和田河西岸的沙漠,从此,塔克拉玛干的别名“死亡之海”就广为人知。赫定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步幅,从绝境步入辉煌,在沙漠腹地发现了古代遗址丹丹乌里克、喀喇墩,探访了原始村落大河沿(通古孜巴斯特),首次从南向北贯穿了塔克拉玛干,在罗布人帮助下到达神秘的罗布荒原,成为“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的座上客。

回到欧洲,随着游记《穿越亚洲》出版,赫定名扬世界。他在新疆的经历,包含有一切使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因素:走出绝境,置于死地而后生,在人文背景下的地理发现,做客当代的“野人”部落……。从此,新疆探险进入了“预热期”,《穿越亚洲》被翻译成十数种文字出版,同时,在诺贝尔支持下,赫定开始筹备新的新疆探险之行。1899年,赫定再次出现在喀什噶尔街头,著名的1899~1902年探险开始了:追踪新疆虎进出林莽,在“无缰野马”塔里木河做惊险万状、风情万种的处女航,抵达荒漠甘泉阿提米希布拉克,进而发现楼兰古城……在追随者、竞争者的簇拥之下,新疆进入了探险发现的世纪。

就20世纪新疆探险史而言,斯文·赫定是创始者,也是集大成者。我曾将他称作“新疆最后一个古典探险家、第一个现代探险家”。在新疆,他发现了十数处的古城遗址,他对罗布荒原的测量是有关数据的宝贵库存,至今他仍然是唯一对“最后的地图空白”安南坝做过考察的探险家。1927年,组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①。新疆探险家每次工作结束,总要

^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时原名“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出版两部书，一部是科学考察报告，一部是通俗的探险游记，这个通例也是赫定创立的。他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的中文版，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必须承认，新疆 20 世纪探险的“揭幕仪式”并非锦上添花。先是杜特雷伊之死，进而是斯文·赫定本人差点在和田河岸边“折戟沉沙”，这已经成为探险史的经典。但是，探险就是一项需要参与者不断调整与环境关系的活动，就是对参与者心智与行为能力的双重考量。20 世纪前期有近百名外国探险家进出新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杜特雷伊式的灭顶之灾，而赫定也从“走麦城”吸取了终生受用的教益。他的探险生涯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随时依靠当地人；二是凡涉及到饮用水，绝无丝毫马虎。而且，探险总是与发现并存。这就是交了“学费”的“回报”。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交了“学费”的人，都吸取了足够的教益。

20 世纪是中华文明再发现的世纪。而新疆的探险发现，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9 年，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太医开的药方里有一味常规药叫“龙骨”，这本不稀奇。稀奇的是，这王懿荣正好是当时中国研究古文字大篆（钟鼎文）的权威。熬药时，王懿荣意外发现“龙骨”上竟有刻痕，再一琢磨，刻痕似曾相识。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大篆是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他凭大篆知识，竟然识读出不少刻痕。他将药店有刻痕的“龙骨”一律买下，并追踪到“龙骨”的出产地——河南安阳。最终，名药“龙骨”竟以“字”为贵，论字数算钱。中国古文字的起点“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绝不能低估这个发现。王懿荣生病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纪年，只能追溯到所谓“周召共和”，也就是公元前 841 年。距今两千八百余年。有了甲骨文，中华文明史前移了至少八九百年。作为文明古



国,中国无疑高踞世界文明史的源头。

1900年,河西寂寞的绿洲敦煌,一个不想回老家的、半途出家的道士王圆箎,成了寺院莫高窟的住持。他清理寺院积沙时,一堵墙壁裂开了一道缝隙,从此,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得见天日。在这个秘藏已久的洞窟秩序井然地存放了大约五万卷文献以及其他的文物。敦煌藏经洞的宝藏让称职的史官也相形见绌,它使早已消失在历史皱褶里的许多文明史细节重现于世。

1900年3月28日,沙尘暴来临前夕的罗布荒原,斯文·赫定的驼队无意中闯入了一个无名遗址,最初,他认为那是前不久被罗布人放弃的荒村,等第二天见了驼夫奥尔德克拿来的佛教艺术风格的精美木雕时,才意识到那是中国正史中迷失了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的证据。拿着木雕,赫定说,这是楼兰王国发出的邀请,《史记》《汉书》记载的辉煌往事,将重新引起世人关注。

1901年1月,因为追踪几块扔在路边的写了字的木板,步赫定后尘来新疆作考古探险的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沿尼雅河古河床,闯入死亡已久的村落,那就是精绝遗址。二十年前,我来到精绝,曾这样表述观感:如同下班的超市,除了没有人迹,其他全部留在了原地。一栋被流沙封门的房子里,居然有完整的楼兰王国国家档案库。

1901年3月5日,斯文·赫定的驼队在风沙中勉力前行,突然停在一个巨大沙包前。等看清楚那不是沙包而是佛塔时,新疆探险史里程碑式的发现——楼兰古城,就重现人间。

一个个发现,如同接力赛跑,将历史引入20世纪。

通过这些发现,成功恢复出为岁月错误删除的生动细节。发现楼兰古城后的三四年间,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有探险家进

入新疆。曾是“没有新闻”的荒凉塔里木,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新疆热”或说“丝绸之路热”,持续了一个世纪仍然方兴未艾。

曾在新疆作探险考察的外国人,最著名的是斯文·赫定与奥利尔·斯坦因,分别代表了人文地理探险与考古探险这两大倾向。有一定成就的探险家,则在三十人以上。探险活动自成系列,各有特色。三四十年代之交,外国探险家退出了新疆探险的现场,但新疆的探险发现并没有终结。实际上,整个 20 世纪中国学者一直是新疆探险的主力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学者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李宪之等,著名的科学家杨钟健、黄汲清、刘慎谔,以及彭加木等,因此名垂史册。探险家出版的书籍,可以组建一座专业图书馆。新疆、探险、楼兰、罗布泊,都成了世界主流社会的话语。这是新疆探险的基本内容。

针对外国探险家,一直有个有争议的话题,那就是从新疆拿走的文物,充实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家的博物馆的馆藏,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无庸讳言,也是新疆探险的内容之一。我们正是通过认识新疆探险史,加深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

一个世纪以来新疆的探险发现为什么会以这样快的速度、这样大的覆盖面积,引起举世关注,而且经久不衰?这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随时更新的话题。

有的人认为,探险家的个人成就,使得他们的发现名扬四方。我们说过,20 世纪前四五十年到新疆探险的人,来自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有个别动机不明者,但多数有较好的准备,成就突出,引人注目,势在必成。有人说,新疆探险充满戏剧性,简直就是一部精彩纷呈的连续剧,“收视率”超高。也有人说,是因为新疆的奇异风情,使外人无比好奇……



这些看法都有成立的理由,但我认为,是因为“沙埋绿洲”“沙埋古代文明”这极为罕见的现象,才使新疆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发现楼兰,实质是在当时被喻为“像月亮上一样荒凉”(斯文·赫定语)的罗布荒原的沙包覆盖之下,重新发现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这些古城曾在历史进程中据有一席之地,却为流沙淹没,文明绝嗣。面对这个现象,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这一过程必将引起探险家们的思索:今天我们丰饶的家园、高楼林立的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会不会也被沙漠掩埋?一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明为什么未能延续?起着“世界文明的调色板”作用的新疆,出现这个巨大的反差,更令人深思:究竟在什么地方、错过了什么机遇,才使历史亮出了“沙埋绿洲”“沙埋古代文明”这样的警示红牌呢?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新疆探险发现,伴随着人们的探索与反思,必将是贯穿 20 世纪与 21 世纪的通行话题。

目录 contents

出版絮语	001
探险新疆一世纪(代序).....	001
天山灵境.....	001
生死绿洲——寻找神秘古城疏勒.....	006
吉木萨尔千佛洞之谜.....	013
北塔山的黎明.....	022
三上北塔山.....	031
黑喇嘛与黑戈壁.....	037
重返黑戈壁.....	043
守望天山.....	052
最后的贝勒.....	061
三个泉与木垒的丝路古驿站.....	067
丝绸之路与昌吉历史文化.....	071
罗布与楼兰——文明的通道.....	081
寻找罗布人失落的世界.....	091
故土难离.....	099

目录 contents

走进库鲁克塔格	108
守望绿洲家园	122
凝视塔里木河	132
智者西行	137
蒙难边城纪实	146
现代西行记	155
天山之麓的观察与思考	163
西望天山	172
储安平与浦熙修对新疆新时期的即时报道	181
斯坦因与新疆探险史	188
西域寻宝人独白	198
探索天山与昆仑山的奥秘	203
一边是绿洲,一边是沙漠	213
走向地平线的驼队	220
丝绸之路史二题	229



◎天山灵境

2008年,刚刚结束的“十一”长假,是我过的一个别具一格的假期。我不但了结了二十年的一桩夙愿,也为天山灵境增添了一段佳话。

在几个月前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来到新疆。我的任务简单明确:就新承担的国情调研课题“新疆绿洲文明”,在伊吾、巴里坤、木垒、奇台考察。此次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在奇台的半截沟乡延续两千年的麻沟梁绿洲,见识了收获的丰稔。8月28日,我在昌吉市参加了“新疆北庭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期间,谈到近年来昌吉市对打造“观音故里”的构想,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乌鲁木齐的头屯河区考察。一次旅途中遇到一位尼姑,她来自南海,一路西行,到西域寻访观音遗迹。说真的,我算是见多识广了,可与尼姑相识,还是平生第一次。她风尘仆仆、不怕艰苦、意志坚强,我非常佩服。她告诉我,她刚刚从与乌鲁木齐毗邻的昌吉市庙儿沟来,遗憾的

是,在庙儿沟却没有找到寺庙的遗址,只是听说,那儿有个“观音洞”,但她也没有见到。说到这儿,她的遗憾之情打动了我。我暗自许了一个愿:如果庙儿沟真的有寺院遗址或佛洞,今后,我一定要找到它们。

8月底离开昌吉市之前,我对褚怀林、陈春雷、胡旺巴依等当地朋友说,希望他们有机会到天山中的庙儿沟看看,那儿应该有古寺遗址,遗址附近应该有与其相配的佛洞。如果有发现,请尽快告诉我,我一定会及时赶回。

“十一”长假期间,陈春雷从昌吉来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已经去过庙儿沟了,果然找到了古庙遗址以及与古庙相依存的佛洞。

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找回当年在天山南北“荒漠独行”的情绪。多年来,我手头总存放一笔现金,就为了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出发抵达探险考察的启动位置。可近年来,这笔现金形同虚设,随着年龄增长,我几乎失去了探险的冲动。

订好机票,我就在等候中打发时间。10月11日,我终于来到昌吉。我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前往庙儿沟。

10月12日清晨,满天阴云,我的心中相当紧张,但我又很坦然。早餐后,同行的人纷纷说,我们要去的庙儿沟在天山峡谷之中,这个天气恐怕去不成了,明天去也不迟。我对陈春雷说:我们动身,半路上准出太阳。十一点,我们上路了,经八钢前往天山。

十二点半,太阳突破阴霾,阳光伴随我们来到了庙儿沟镇。庙儿沟镇是昌吉市与乌鲁木齐的交界处。在镇上暂作停留,我们就前往山中的度假村。那个庙宇的遗址,就是修建度假村时在一栋房舍的后窗之下发现的。遗址的特征是在地表几十公分之下有成排的铺地方砖,是砖红色的,而且散落有火烧过的木材。这个地点不久之前出土过一个双耳陶罐、一个铁矛,显然是历史文物。

我们来到度假村,见到了那个为表土覆盖的遗址。露头的一块红色方砖已经酥了,我判断可能方砖原来不是红色的,经过火烧才发红了。

新疆北部的佛教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兴盛于汉唐,在不同地点延续到元明,最终经历了灭法的梦魇。随着清中期开拓西域,佛教在天山以北的哈密、昌吉、伊犁等地复兴。庙儿沟寺院遗址,显然属于前期

的遗迹,在宋以后某个时期被毁,地面建筑早已不存在,只留下焚烧过的基础与地砖了,还有一个令人遐想的地名。在新疆哈密,也有叫做“庙儿沟”的地名,那里有西州回鹘时期仍然由释子住持的寺院与石窟,是距离敦煌最近的西域石窟寺。而昌吉市这个“庙儿沟”,其共生的文化层的起点相当早,是佛教在天山以北传播的支撑点。

我们从庙儿沟的寺院遗址向山上爬去,不久就见到了山洞。附近山形奇特,在两个石“门槛”边,各有一株古树耸立,仿佛职守千年的门岗。山洞洞口原来一定不小,但是年久被山上崩落的岩石与土层拥塞,如果不仔细观察,就发现不了山洞。目前,洞口只剩下可以爬进一个人的缝隙。洞中也是如此,山上冲下的泥土碎石,将内洞几乎填平。即便如此,洞里的空间仍然能显示出当年的规模。洞中有洞,明显分为上下两层,而且岩壁经过人工的修理,显然是僧人修行坐禅的地方。在山洞之中,我停留了好久,感受着文明复现的“脉冲”。我想到了那个普通话说不好,让人听起来仿佛随时在歌唱的尼姑。她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但她的信念、她的执著,二十年来一直在伴我远行。她如同丝绸古道之上的求法释子的追随者,是佛教将她引到遥远的新疆,丝绸之路有他们的存在,增加了精神境界的接力。由于不懈的努力,贯通东西的指引着行旅的古道,负载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将远在地角天涯的人群牵系在了一起。我将自己视同于在崖洞苦修的人,以求得人生之谜的答案。

佛教历来有“灭法”“劫难”之虞。在庙儿沟,暂露头角的红色方砖,将那一页的历史揭开。

目前,对庙儿沟佛教文明遗址的探索刚刚开始。

比如佛洞,除了我们进入的,几乎为山石埋没的洞窟,主峰之下还有一个“上洞”——藏宝洞。那个山洞悬在半空中,没有足够的准备难以抵达。在前往佛洞的路上,有一丛丛植被,它们不是天山原生的树种,而是次生林。这些树木,显然是上一个佛教文明时期所遗留,看上去如同南方的植物皂荚。寺院焚毁,僧人四散,但是落地生根的古树却成为见证。在佛洞遥望主峰,如同一尊坐佛。

我有意识地在附近寻找岩刻,但是太匆忙了,一无所获。回到昌吉市,